

精短  
小说

## 江海英豪何昆军长

——季家仗义助红军

□彭伟

何昆有个习惯,每到一处,他都要仔细观察周围地形。有一天他一早醒来,就在军部附近转,检查哨岗是否到位,正好遇上巡查的警卫队长。队长报告,外围不远的交通要道已经安排了当地可靠的佃农,他们一边在田里锄草,一边监视,只要发现任何情况,就会挥动手中的锄头作为信号。何昆非常谨慎,还是去周围看了看。四周处处都是农作物,黄澄澄的菜花,绿油油的蔬菜,密密麻麻、高高低低,具体地势不明。何昆心想,红十四军要将如皋建成根据地,要对如皋及其周边的地形、交通一清二楚,手头要是能有一张如皋的军用地图就好了……想到这里,何昆不禁叹了口气,不用说军用地图,就是一张普通的地图也不多见。何昆刚来如皋,就已秘密通知安插在城内的地下人员务必不惜重金购买如皋地图。事到如今,依然没有地图的任何消息……

不久,何昆跟王玉文商量,说想去季家拜访。攻打卢家庄时,多亏了季家的一封信里应外合,应该去季家拜访说声“谢谢”。这个季家,年轻的时候曾经就读于北平平民大学法律系,成为李大钊的学生,接受过红色教育。他积极参加“3·18”游行抗议,遭到军阀当局通缉。季家逃回老家,被选为国民党如皋县党部特别委员兼农工商部长。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季家担任如皋三人“清党”特别委员会委员,与在县党部内没有公开共产党员身份的王玉文等人联手架空省里来的特派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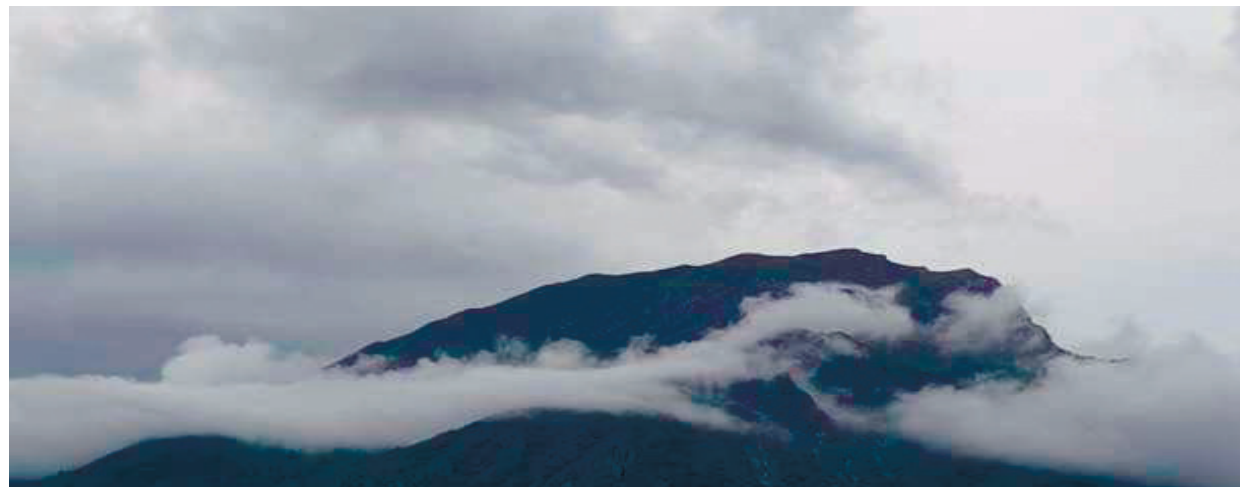
驻在如皋古溪镇的省警中队队长杨学义爱打牌。他早上起床,双手一举,哈一口气,便自言自语:“一缺三,如何是好?”早上约到一个打牌的,中午吃饭,满桌酒菜,依然不爽,因为还“二缺一”。直到下午,太阳落山,他才有了笑容,因为人约齐了,就地开战,搓起麻将来。杨学义是中队长,镇上的人得罪不起他。输钱,谁心不甘;赢钱,触犯他。有钱的人,看见杨学义,躲瘟神似的,跑得远远的。久而久之,他开始打牌的时间越来越晚。直到一天,镇上几个富人,经常输钱给他,于是请了两个麻将高手,做好局,备好菜,上好酒,宰“羊”一刀。杨学义上了当,喝得醉醺醺的,打起牌来,稀里糊涂的,一会儿“做相公”,一会儿听错了,手一推,自毁长城,说胡了。其实是牌没胡,脑子倒是糊了。半夜工夫,输掉1800块银圆,只能拿军饷先垫付。但这不是长久之计,季家的大哥季藩慷慨解囊,甩手给了杨学义2000块银圆。

自此,杨学义视季家为救命恩人,经常在李长江面前称赞季家不是一般土财主,够朋友、讲义气!因此,“五一”暴动失败后,王玉文急需枪支弹药开展武装斗争,王玉文请季家帮忙,说季家要成立保卫团。李长江一点不怀疑,痛快地把季家旧阳造100多支、子弹2000多发。

何昆听王玉文讲了他和季家的这层关系,想到部队近期发展很快,武器缺乏,便说:“你能不能再请季家帮我们搞些枪支弹药?”

王玉文面有难色,说:“我以前请他买的枪,至今老账未还,不好意思再开口。不过,这件事也未必不成。”

因为,最近李长江欠了季家一笔人情债,什么事情只要季家开口,他都会帮忙。前阵子,李长江在苏北“剿匪”,宿迁县长刘昌言状告他“通匪”,弄得他差点上台。后来,刘昌言调来如皋当县长。今年4月,借“九县围剿”之机,刘昌言在黄家市抓捕40多个无辜群众,无钱担保一律杀害。他还倒打一耙,状告李长江挂帅的“九县围剿”形同虚设。李长江正为损兵折将、一无所获受到上司斥责,便叫杨学义去请季家收拾刘昌言。恰好,季家也想赶走刘昌言这个刽子手。通过合法斗争,季家发动乡绅名流联名控告刘昌言“敲诈勒索,滥杀无辜”。李长江得悉季家出手后,则控告刘昌言“官逼民反,致使匪患无穷,野火烧不尽”。上下联手,刘昌言在如皋仅仅当了3个多月县长,就被撤职……



云山

田音

## 拉萨的冬天

□米拉

2017年的国庆长假前,我因为突然而至的任务必须回一次上海。提前两天向老师致电请假和辞行,老师在电话里说要请我吃饭作为送行,约在我出发前一天晚上。

那天我按老师的嘱咐来到拉萨大桥附近,老师如约而至,驱车把我带到了他的摄影家朋友位于慈觉林的工作室。那位会说上海话的摄影家已经做了不少菜,在工作室的小院子摆盘正待开席。老师刚坐下就对我们说,最近特别忙,在拉萨有不少事务要处理,有时来不及去画室,但又很牵挂学生的学习进度,然而为了画室能维持正常运营,又不得不经常在外面跑,动脑筋找资源,来维系我们这所小小的学校。说着说着,老师又聊起了对画室未来的展望和对学生的期待,以及对传承唐卡绘画技艺的设想。我正听得津津有味,一旁老师的朋友突然把脸一沉:“老是学校、学生、唐卡的,你自己的大事一点都不关心,这么大年纪连婚都没结,到底在搞些什么呀?”老师一下子卡壳了,好半天说不出话,只能尴尬地笑了笑。我也惊呆了,原以为老师是一位功成名就,家业有成,德高望重的长者,可他朋友的话一出口,老师看起来竟好像年轻了不少,原来他竟是一个专注于培养学生而无暇顾及个人生活的光杆司令吗?

我们一齐默默地吃了一会儿菜,氛围又逐渐轻松缓和下来,老师也不知不觉又开口了。他说最近他收养的一个孤儿出了些事,工作时不慎受伤,要带他去医院检查。“孤儿”?我不禁冒出满头的问号。摄影家看出我的疑惑,解释道:“你们老师年轻的时候收养了三个孤儿,把他们都抚养成人了。”他还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眼眶里的泪水已经兜不住了,我转过头,鼻子酸酸的,好一会儿才平复了情绪。过去我就知道藏族人民非常慈悲善良,比如春天到来时,有许多毛毛虫会从树梢掉落在马路上,大家都会把车停靠一旁,一起弯腰在路上轻轻捡拾毛毛虫,把它们放到两边的草丛里。曾经在画室里,我也和师兄们一起抢救过掉进颜料盆内的小苍蝇。可老师独自收养三个孤儿的事情还是给我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在他自己二十多岁时就要独立抚养三个无亲无故的男孩子,还要带许多的唐卡学生,操心整个画室的运转和维系,不仅不收学费,还负责所有孩子们的衣食住宿。直到现在一想到这些,我的鼻子仍是酸酸的。

老师为我送行的晚餐真是有点五味杂

陈,但仍是愉快美好的。最后我们一起参观了老师朋友的摄影作品,深切感受到他为了拍好家乡西藏的风土人情而投注的心血。我很庆幸自己在拉萨会遇到老师和他朋友这样的人,让我在这陌生的异乡能时时感受到温暖。

第二天我就启程回上海,坐在飞机上不再像上一次那样依依不舍,因为知道自己很快会回来。在上海停留了一个月,我又一次打点行装飞往拉萨。这回我把航段分成两段,先从上海到成都,在机场附近住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就从成都飞往拉萨。记得飞机起飞之后,看到了无边的黑色云海之上展露出一条金黄色的光带,光带之中有一座巍峨矗立的雪山,那是蜀山之王贡嘎雪山。2014年5月我曾和一些朋友徒步贡嘎雪山环线,期待能近距离瞻仰这座雄伟的山峰,不想在山中遇到暴风雪,无法继续向上翻越垭口,只能从山脚下绕路而行,迎着狂暴的山风和硕大的冰雪艰难跋涉了几天,终于平安出山,却错过了见到贡嘎雪山的时机。而如今,坐在平稳的机舱内就能看到刚被朝阳点亮的蜀山之王,内心却没有激动如狂,反倒是平静如水。也许在我的人生蓝图里,有更宏伟的高岸深谷等着我去探索,它们就在我即将去的地方。

十一月上的拉萨已经入冬,空气比秋天更凛冽,如果不戴口罩,鼻腔会被冰凉的空气刺痛。抵达拉萨的那天是周日,先在自己住处楼下的小茶馆喝一磅甜茶,吃一碗热气腾腾的藏面,然后才回去展开行李,收拾整理房间,再去林廓路上的温州商贸城买冬天盖的厚棉被。料理停当后,趁着下午日光尚好,赶紧去八廓街转一圈。我最喜欢的地方是大昭寺正门外,唐蕃会盟碑前边的石围栏一带。穿着厚大衣,盘腿坐在地上,背靠着石围栏,看着大昭寺门口日复一日磕着长头的藏族同胞们,那里只有纯净的空气和纯洁的信仰,似乎再没有其他杂染,每当我安坐于此地,才感觉自己整个身心都真正回到了拉萨。

第二天一早坐27路公交车去达孜,沿途的风景变了样,十月时金黄的树叶早已从枝头坠落,光秃秃的树干被清晨的日光照耀着,仍是很精神,似乎不像上海的冬天那么萧索。达孜比拉萨气温更低些,师兄们已经系上了有毛绒里层的厚围裙,院子里也多了几袋干牛粪,这是老师买来预备着大冬天烧火用的。坐着画画时切实感受到了冬天的寒

冷,我的坐榻在地上,寒气从地面逐渐渗透到我的双脚、小腿、膝盖、大腿,再往身上走,不知不觉拿画笔的手指都冻得发僵。午休时我赶紧去了一次县上,在回族人开的杂货店里买到了与师兄们同款的围裙,外面是厚呢子,内层是长长的毛绒,系上围裙再坐下画画,立刻就温暖起来了。

拉萨的日落时间比上海晚两个小时,七点多我们吃晚饭时尚有落日余晖。等师兄们陆陆续续回宿舍时,天一下子黑下来了。达孜和拉萨不同,周围没有繁华的街市,这里的夜黑得扎极了,关上灯完全是伸手不见五指。由于天冷,我和师姐早早地钻进被窝,看看书、聊聊天,不到九点就关灯睡了。在达孜总能睡得香甜,也许因为那里的夜格外静谧吧。

可这天半夜里,我和师姐都被一阵凶猛的捶门声吵醒了。只听我们房间外“砰砰、砰砰、砰砰”非常无礼又粗暴的捶门声。吓得我俩都倒吸冷气。小院左边耳房有值班的师兄,应该不会是在敲门,可如果是外来闯入者该怎么办?我们怎么才能叫醒师兄过来一起对付这野蛮的闯入者?我吓得直往被窝里缩,同时不断地动着脑筋。

师姐比我有胆量,她只停顿了一小会儿,就开始厉声发问,说的是藏语,大意我能听懂,问门外是谁,敲门有什么事。问了好几遍,外面没有应答,好半晌也没再响起敲门声。我稍稍松了口气,感觉师姐也往被窝里缩了缩,我的困意也再次升起。正有点儿迷糊的时候,“砰砰”那粗野的声音又响起了!这回真是有点害怕了,我问师姐“怎么办?”却听到她披衣起身的声音。我也赶忙打开台灯为她照明。师姐床头旁边是一扇大窗,对着白天画画的正厅。她把窗帘掀起一角,借着室内微弱的光向外望去,接着我就听到了她又气又惊的笑声:“森珠!是森珠!”森珠是我们画室收留的一只老龄泰迪犬,由于常年流浪,它的造型十分狂野,有点像一堆拖布。原来那“砰砰”的捶门声是森珠搞出来的,听到师姐唤它名字,它开始直着脖子嚷嚷起来:“汪汪,汪汪!”这回我听懂了,它是说外边太冷了,想让我们开门放它进来,睡到我们被窝里。这当然不成,师姐严厉地批评了它,然后放下窗帘,我们又继续睡了。

第二天夜里,进屋睡觉前,我把森珠抱到白天画画的坐榻上,给它系上厚厚的围裙,拍拍它的脑瓜。这天晚上它没来敲门了,直到第二天清晨它都乖乖地睡在围裙里。

## 冬夜的那一碗网红馄饨

□徐雪能

冬夜,加班到8点,累且烦躁,只想安静地找些温暖的吃食,垫一垫空空的胃囊……

开车在路上慢行,抬眼又看到这家小有名气的网红店。门头上的霓虹小灯已经熄灭,门脸玻璃上笼罩着的薄雾在路灯下显出袅袅的烟火气……推门进店,老板夫妇忙着收拾灶台,是准备打烊的节凑,看见来人,又麻利地忙活起来。不一会儿,一碗新鲜出锅的馄饨——网红雀头就端上了原单餐桌。漂浮在青瓷花碗里的小馄饨不同别家:没有了南方馄饨的裙边飞扬,也不似四川抄手有着长长的燕尾展,每一只都鼓囊囊的簇拥着鲜嫩的肉馅,收缩着飞边,包裹着肉馅,烘托着主角,像极了那一只只饱满软润的雀头浮露在琥珀色的汤汁里。点上些醋汁,拿起汤勺,嘴唇凑近喝汤,馄饨也一同滑入口腔,味道真是鲜美!

这已是我的二次打卡了,独一客的我享受着包场待遇。老板三四十岁模样,忙碌了一天,依墙靠坐,有一搭没一搭的介绍着:他在苏州上学,学火车驾驶,毕业后先在苏州工作两年,看见父母年纪大了,回到家乡,方便照顾。先是经营烧烤店,很是辛苦,天天忙到半夜。做了七八年,生意一直不错,又开了这么一家馄饨店。馄饨的包制方法、调料都是自己摸索研究的,刚刚做了1年时间。虽然疫情影响很大,也坚持挺过来了。

“今年生意很难哦,疫情影响不少生意很难坚持。”我说道。

“只要潜心研究,诚信经营,总会慢慢好起来的。现在生意一直不错,再努力一把,希望明年能开分店!”他满怀信心地笑着说,双眸星星点点的,仿佛闪着光。

不知道是被馄饨的鲜美还是老板夫妻的精神头感染,疲倦和寒气很快就驱散了。端起碗又喝了口汤,拿起手机准备扫码付款。“你可以美团订,上面有优惠券。”一直没出声的老板娘,笑盈盈地对我说。我有些意外,虽然只是便宜块钱,但面对优惠还是蛮开心的。

“有空再来!”老板夫妻俩齐声送我出门。打开车灯,暖黄路灯笼罩下的街巷显得格外温暖,将前面的路途照得分外明亮。只是一碗小馄饨,在冬夜里给了我不少温暖和力量呢!

藏地  
挥毫玉兰  
一瓣